

自稱「爺」「叔」

一位溫文爾雅的新聞界老前輩，忽然在朋友圈發了一次瘋。原因是，他看到一篇自媒體文章，作者在文中自稱「你包叔」。老先生已年逾六旬，憤而怒斥：這作者沒有起碼的禮貌和修養，文章是在網上公開發表的，並不是私下小圈子傳閱，讀者或許多數是年輕人，但肯定也有中青年人、老年人，焉可居然以「叔」自居？

這怪不得老前輩動氣。在他們的紙媒職業生涯裏，遣詞造句、文法格式都有着嚴格的錘煉規範。就拿作者自稱來說，報道或評論一般用「筆者」、「記者」；後記、隨筆之類可用「我」、「本人」；輕鬆一點的副刊文字，「不才」、「在下」亦饒增趣味。互聯網勃興後，文風五花八門，「小編」成為初代網絡「新聞民工」最常用的謙稱。

進入自媒體時代後，風氣又為之一變。在網站時代，寫手們都是打工仔；自媒體時代則不同，我的地盤我做主，「哥」、「妹」、「君」都成為常用title，這些尚無傷大雅。而緊接着，「爺」、「叔」也

紛紛出籠了。對於許多「博主」、「up主」來說，其目標受眾就定義為年輕人，連「八十後」都已經算前浪了，以「爺」、「叔」自居，也早已習以為常了。你要去質疑，反被奚落是「玻璃心」，小題大做，求全責備，太古板、老土、out了。

但這次老前輩的憤怒，還是提了一個醒：自媒體並非遠離人間煙火的虛假之境，且不論新聞業務規範，基本的謙遜文明不應忽視。若私底下自我感慨一句「爺青回」尚不打緊，但二三十歲的寫手，在面向公眾的作品中，大言不慚自稱「爺」、「叔」，確實欠妥，也許本意只是當作一種表達技巧和傳播策略，並非故意妄自尊大，不過別忘了，很多老年人甚至包括作者自己的父母爺奶也是讀者。

瓜園 蓬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抄牌

在路邊等人，突然聽到一陣「抄牌！」的叫聲，一個人影從路邊店舖中應聲衝出，跑向停在路邊的一輛轎車。正準備開出罰單的警察似乎對這一幕早已習慣，也不多說，對着一邊道歉一邊跳上車的車主揮揮手，放了他一馬。

轎車僥倖沒有吃到「牛肉乾」，匆匆開走之後，警察就繼續走向了近在咫尺的下一個目標：一輛停在路邊的電單車。這輛電單車的後面裝着一個膠盒，上面印着一個疫情期間迅速被市民廣泛認識的外賣快遞公司logo——很明顯，這是外賣快遞員將車停在這裏，去附近的民宅裏送餐了。警察也明白眼前的情況，沒有第一時間開罰單，而是站在原地四下張望了一番，似乎想要在最終開罰單之前，給快遞員最後一個機會。那一刻，我心中不禁捏了一把汗，暗暗期待快遞員能夠像之前的那位司機一樣，成功趕回來逃過一劫，否則這一張罰單下去，恐怕全天的收入都要用來交罰款

了。但等了一陣，快遞員依然沒有出現的跡象，警察也就沒有繼續等待，開出了罰單。警察還沒走遠，就看到一位拎着單車頭盔的快遞員氣喘吁吁地跑過來。警察沒有回頭，繼續前行，快遞員倒也沒有糾纏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罰單，一臉懊惱。此時快遞員的手機叮叮響起，應該是又有新的訂單來了。快遞員看了一眼手機，連多懊惱一瞬的機會都沒有，就匆匆駕車離去了。

這時我才注意到，這條原本就不算太寬的道路兩旁，已經停了不計其數的車輛，因而顯得更加狹窄。

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路段違例泊車發生得太過頻繁，所以才會有時有警方巡邏，而這位快遞員則是「必然中的偶然」而已。

大川集 利貞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何以解憂

美國疫情嚴重，即便不是居家自守，外出也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，往日無憂無慮的自由生活一去不復返。不少美國人被迫給生活找點樂子。有的重新裝修家居，有的蓄鬚、留髮，有的養起蝸牛等省心的「非典型」寵物。不過，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心理健康危機是實實在在的。我們大學十一月就廣而告之：教職員工可以享受遠程心理諮詢。今天是聖誕節，新年就在眼前。十一、二月感恩節、聖誕節、光明節、元旦等節假日扎堆。為了家人的生命與健康，我們注定不能像往年一樣與親友團聚。那怎麼才能在節日期間保持心理健康呢？

專家提示，如果單身一人過節，可以採取以下措施改善心情。一是要提前計劃，保證節假日不會無所事事，而是天天「有活」，生活充實。二是找到宣洩內心孤獨的適當途徑，比如每天寫日記。三是通過遠程視頻等科技手段與諸親好友保持聯繫。四是將目光投向個人之外的世界，給朋友送點小禮物，在網上為社區做義工，比如為老人、小孩讀書。實驗證明，日行一善，為民服務，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心情。五是將視線調整內視，感受節日的精神意義，而不是拘泥於物質形式。

這些建議聽來都有道理，而且心理健康還直接影響到生理健康。但秋冬的首要任務還是預防新冠肺炎、流感或其他疾病。生了病一切都是零，計劃再完美都不必提起。但一貫「放蕩不羈愛自由」的美國人真能堅決執行「居家令」、「口罩令」，熬過秋冬疫病高發期，等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上市救民於水火嗎？專家們說，看節後兩三周新冠是否高發就能見分曉了。

月亮灣的石蟾蜍

多年前，數次走訪古蜀王國的聖地三星堆，着實迷戀那兒出土的珍貴古文物，感到百看不厭。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市（成都市東北）城西約七公里的南興鎮真武邛月亮灣南面不遠的台地上，是三個圓丘狀土堆，長約二、三百米。據蜀人傳說，那是玉皇大帝從天上撒下三把泥土在馬牧河南岸，變成三星堆，故名「三星堆」。當地人亦稱「三星伴月（指月亮灣）」，視作寶地。遺址是以川西平原為中心，分上、下兩大文化層。下層距今約四、五千年，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氏族社會解體的銅石並用時代；上層則距今約三、四千年，即夏、商

至周初時期，可說源遠流長。三星堆奇異的文化遺產中，最吸睛的當然首推那些青銅頭像，大多作杗核狀或杏狀立眼（甚至如臣字形大眼、眼球向外凸出），蒜頭鼻或三角鼻（皆高鼻樑）或鷹鉤鼻，闊口閉唇，長刀斜眉，豎直大長耳，雙耳垂穿孔，方頤粗頸；表情威嚴，具土著、武士、巫祝（主祭者）和統治者風格。有些用土漆調和石灰黏貼上黃金面罩（應為祭司），有些頭戴雙角形頭盔（似是衛士），有些戴回紋冠（可能屬文官），有些頭頂繡索狀帽箍（應為土著造型）；人頭像大多頭頸俱長，平頂或圓頂。另出土一些青銅獸

「發明一旦誕生，就是為了消失在默默無聞之中。我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全部展現出來，那麼由別人來實現，對我而言也是樂事一件……」

我從保羅·莫朗撰寫的《我沒時間討厭你——香奈兒的孤傲與顛世》中看到「時尚女皇」香奈兒女士所說的這段話，由衷佩服。天才，沒空間與凡人計較專利，他們的想法與步伐總是超前。不是說知識產權不重要，它確實保障了發明者的權益，也是文明的表現，但擁有曠世奇才的人就是擁有與生俱來的胸襟，他們也討厭抄襲，但他們顧不得那麼多，只會一往無前，開拓別人未知的道路。人們的質疑、批評、抄襲、改良、融合、提升，天才沒意識理會，也沒空去管。

墟里 葉歌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掃地機器人

早就聽說過掃地機器人的大名，最近買了一台。這貨雖有人名，毫無「人」形，只是個大圓盤。打開開關，便在屋子裏緩慢移動起來，慢條斯理地爬着，一點一點清理地上的灰塵和紙屑。據說，掃地機器人第一次開工十分重要，關係到它對屋子面積和區域劃分的認識，而這又將影響它今後工作的效率。

於是，女兒自告奮勇給它當「助手」，幫它規劃路線。幹了一會兒，卻說：「不該機器人給人當助手嗎，怎麼變成我給它當助手了。」這真是今日之大哉問。機器越來越智能，人類和機器，今後究竟誰給誰當助手，還真說不好。不過，我想到的是另一個問題。掃

地，在以前是有講究的。比如，垃圾不能從內往外掃，蘊意財不外流。掃地機器人卻完全不管這一套，只是按照最經濟的方式，規劃自己的行進路線，把垃圾清掃乾淨而已。當然，決定掃地機器人行動的，不過是一套程序。但是，即便技術上可行，我想設計者也不會把「掃地」這件事情上附着的民俗編入程序之中。退一步講，就算程序中有此指令選項，我估計也不會使用。因為我們所求於掃地機器人的，只是把地掃乾淨。至於從裏往外還是從外往裏，並不在意。人是活在民俗中的，人若是天地之花，民俗便是土壤。而機器並無民俗可言。由此又想到曬衣服。我在浙江長大

，雖客居北國有年，梅雨季節留下的心理陰影面積還是不小。每遇大太陽天，會條件反射地想到要抓緊曬衣服。烘乾機的發明，免去了晾曬衣服之累。約莫十年前，為了一項工作，我曾在賓館住了小半年。每日穿的是烘乾的衣服。與曬乾的衣服相比，總覺得少了些什麼，後來明白是缺了太陽的味道。機器讓我們擺脫了對天氣的依賴，卻也隔斷了與陽光的接觸。掃地、曬衣，是生活小事。但生活的意趣不正在這些小事嗎？智能時代，此須慎思啊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血液深處

人走向老年，就是走向一場腥風血雨。隨着年老體衰，人一天天走向生命終結。一些生命年輕時都曾熱鬧輝煌，也有的從未燦爛，甚至黯淡。到了末日，二者軀體相同，誰都逃不過自然鐵律。

交得過心的老年朋友聊天，都說會坦然面對生命的最後一步，就怕得了重病拖累下一代。最擔心的，是目前還沒有特效藥的老年痴呆症。為掩飾其中可能有的歧視，該病易名為「認知障礙症」，後就統統了一個洋名，叫「阿爾茲海默症」。用心是良苦了，卻不能減少對它的憂慮。人們舉出了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，兩名聰明絕頂

的人，得了阿爾茲海默症後，最後還不是與渾噩一生的糟老頭、糟婆娘無異？

人類至今無法確知阿爾茲海默症病患大腦最後的活動軌跡，那裏是不是會殘留一些一生最愛的人與事的影像？最近網上有段視頻打動了人心。一個年輕人到養老院訪問一名老者。老者坐在輪椅上，年已垂暮，臉頰瘦削，十指無力，但五官清晰，依稀見出年輕時的姣美。年輕人為她放了手機裏的柴可夫斯基《天鵝湖》音樂。白天鵝主旋律樂段一起，老者原來低垂的頭突然揚起，雙目閃亮，手勢變得有力，示意年輕人放大聲量。隨着音樂節拍，她準確地做出

白天鵝的各種身手，姿態舒展優美，與同步出現在屏幕右上角的白天鵝舞姿一模一樣。可惜她不能站起，否則人們將有幸見到一名老者表演的芭蕾舞。

她便是一名阿爾茲海默症病患。年輕時曾是紐約芭蕾舞團的主角，跳過白天鵝一角。她也許已失去了一切記憶，但在外因誘發下，竟記起了年輕時的美妙歲月，完整地演繹出舊時的優雅。對芭蕾舞藝術的熱愛已融進她血液深處，歲月摧不垮它，阿爾茲海默症也奪不走它。

人與歲月 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沒有車頭的火車

十多年前，有一次到東歐學習順道旅遊，中間要從捷克坐火車到波蘭，車程要十五六個小時，因此要在火車上過夜。看着窗外的風景快速向後退，不知不覺就睡着了，直到凌晨兩三點，我從夢中乍醒，驚覺四周漆黑一遍，旁邊的乘客們仍然呼呼大睡，我往車窗外望去，發現火車停了一個荒涼的車站，於是我往車廂的末端走去，一直來到車廂的盡頭，車門竟然都打開着，我走到月台上，再回頭一看，竟然火車頭不見了，只有五個車廂孤獨地停在荒涼的月台上，那刻不禁慌了起來。

和很多兒童一樣，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火車，在和孩子做心理治療時，火車

是經常看見的玩具，在來來回回的火車軌上，發光冒煙的火車頭是他們的最愛，而我不時在問自己，究竟火車的吸引力在哪裏，為什麼孩子都對火車那麼着迷？與弗洛伊德和榮格都有所提及的「力比多」（Libido）是一樣，火車頭可以代表着心靈中的主要動力；弗洛伊德將「力比多」總結為性慾論，但榮格則更廣義地定義「力比多」為人內在的推動力。榮格曾經說過「力比多」就如蛇頭一般，為內在的心靈動力，帶領着我們走出安全區，走向意識不能到達的地方。火車頭就如「力比多」一般，帶領着車廂一直往前走，孩子的潛意識一般都較成人容易可以接觸到，因此當孩子們

渴求成長和發展時，潛意識都很容易地投射出來，火車頭正正是最好的意象去表達出他們對內在動力的感受。

當我回想起在捷克和波蘭交界的荒涼火車站上，那列沒有火車頭的列車，這有如人生來到一半的時候，都不像孩童般充滿動力，會有迷失或失去動力的時候，這時我們都似在等候另一個火車頭的來臨，將我們拉到更遠更理想的地方。在捷克邊境那漫長的晚上，列車就停在那裏，直到黎明時分，從波蘭那邊的火車頭終於來臨，並準時地將我拉到了目的地。

象訴 馮俊彥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逢周五見報

面具、人臉鳥身像、跪坐或立像、神樹、龍虎尊、鳥形飾等，鑄製精美傳神，技術足以媲美時代相近的商朝中原地區，但較原始、誇張和獨特。

一般人忽視的，是三星堆發掘出來的小數石圓雕作品。例如附圖的石蟾蜍（長約十一厘米），伸頭露齒、滿身疙瘩，造型帶神話色彩，發人聯想，風格粗獷拙樸而渾厚；與當時受青銅器藝術線雕紋飾影響的商代石雕不同。商代的玉石雕蟾蜍，大多是腹部鼓脹如圓球的板狀體；侯家莊西北岡出土的一件殷墟玉蟾蜍，則例外作匍匐狀的圓雕，比較寫實。我國從上古時代，先民已認為蟾蜍代表豐盈、繁衍、吉祥、和平與安穩。上古神話傳說，謂太陽中有三足鳥，月亮上有三足蟾蜍。《淮南子·精神》說：「

日中有三足鳥，而月中有蟾蜍。」說起來耐人尋味，三星堆出土的這件石雕蟾蜍，正是缺一腿，古蜀民是否以之代表「月亮神」或「月精」，作祭祀或供奉之用呢？

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疫苗的眼淚

這讓我想起「光纖之父」高錕教授。他的才華與成就，人所共知。沒有他，沒有現在的世界。高教授從沒介意光纖技術的應用專利，他經年累月的研究，不是圖利，而是善用個人的專長貢獻社會，惠及大眾。他畢生的心願，是世人可以免費上網。

高瞻遠矚的人，歷代不少。我們是凡人，比普通更普通，但不要緊，能在受惠之餘，感恩、珍惜、學效、善用、發揚與進步就好。然而，看看世人現時面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態度，我們會否立時自慚形穢？為了救世，科學家急於研發疫苗，那危急存亡的

緊張和善意可想而知。可是各國由於政治上的考量互不合作，只願保障自身國民的利益，沒有開放專利共同研究的行動；不少民眾，只靠網絡謠言與個人認知就對研究成果惡意批評和肆意攻擊。我相信，身在實驗室不分晝夜忙個不停的科學家已無暇理會凡人的想法了，他們只會在遏止病毒傳播的路上多行一步得一步，即使舉步維艱。

天才得到的榮耀與讚美，是他們應得的；凡人所享受的進步與文明則是他人嘔心瀝血的成果。他日有機會接種新冠病毒疫苗時，打不算是個人

的選擇，除非情況差到政府要強制市民接受注射。人類無疑可多等數年，出現讓大眾「安心」的疫苗試驗報告才決定一切，但我們可以承受繼續留家的限聚生活、死灰一般的環球經濟，還有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嗎？在高談闊論地表達懷疑與批判之際，請不要忘記，因有香奈兒，世上才會流行肩帶釋放女士雙手空間的包包；也幸好有高錕，否則在新冠肺炎疫情下，我們可能已與大部分親友失聯，更大機會是憋在家中悶死也無人知曉。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逢周五見報